

## 回首漫漫淘金路——論張翎《金山》中的移民書寫

劉容雁<sup>1</sup>

### 摘要

90 年代的新移民文學有別於過去描寫移民艱苦卓絕的奮鬥歷程，和去國離鄉的感傷情懷，而是著重表現新移民在面對傳統母體文化與異質文化衝撞下的新思考，並反思歷史與人性，進而突顯出中、西文化交融並存的趨勢。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是海外新移民文學的佼佼者，透過自身的移民經驗和成長背景，張翎筆下的人物多具有新移民身分，這些新移民置身於中、西方雙重文化背景之下，試圖展現這些行走於原鄉與異鄉之間的新移民形象，以及處身於多重文化背景中個人對生命本質的探索和自我身分的定位。2009 年，張翎發表她第二部長篇小說——《金山》，這部史詩性的長篇巨著無疑是張翎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書中主要描寫方氏家族五代人物移民金山的心路歷程。本文主要探討《金山》一書中，新移民在面對各種內、外在的環境的考驗時，產生了自我身分焦慮和不安之感；其次，分析新移民在獲得異國友人的關懷和異國戀曲的經驗，以及新移民後代的尋根之旅，使得他們身分焦慮得到紓解，同時，中、西文化也能夠兼容並蓄、共存共榮。

**關鍵詞：**金山、移民書寫、新移民、身分焦慮、張翎

---

<sup>1</sup>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碩士班三年級

通訊作者：劉容雁，聯絡電話：0988813092，聯絡地址：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中文系

## 壹、緒論

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初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許多知識青年選擇離鄉背井，至海外開拓新的天地，他們或留學、打工、經商，或移居、定居，或其中的兩種、三種兼而有之。<sup>1</sup>在歷經數十年的打拼奮鬥之後，這群華人移民奠定了足夠的家業資產，也累積了豐厚的人生經歷。因此，他們紛紛拿起手上的那支筆，寫下個人旅居他鄉的所思所感，以及對於人事、生命的體認和反思，「新移民文學」就在他們勤奮地筆耕中成長茁壯，為華文文學開闢另一個全新的天地。陳賢茂在《海外華文文學史》第四卷中定義「新移民文學」一詞：

特指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來，出於各種各樣目的（如留學、打工、經商、投資等等），由中國大陸移居國外的人士，用華文作為表達工具而創作的，反映其移居國外期間生活遭遇、心態等方面狀況的文學作品。<sup>2</sup>

有別於過去的移民書寫著重在艱苦卓絕的奮鬥歷程，和去國離鄉的感傷情懷。到了 90 年代，移民文學作品在題材、風格上呈現一種嶄新的面貌，「這些新移民作家更多地去表現新移民群體對傳統母體文化與異質文化衝撞下的新思考。他們追尋、探索生命的本質和意義，反思歷史和人性，逐漸顯出東西文化傳統相融合的趨勢。」<sup>3</sup>這群新銳移民作家展現個人獨到的風格，是世界華文文學中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sup>4</sup>；其中，張翎（1957-）、虹影（1962-）、嚴歌苓（1958-）被譽為引領海外華文文學發展的「三駕馬車」；三人不僅代表了海外移民女作家的在新移民文學創作上的傑出成就，作品也受到國際文壇的矚目。然而，相較於嚴歌苓、虹影兩位作家的作品在臺灣學界中具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張翎及其作品則未獲得重視。<sup>5</sup>

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張翎具有作家和聽力康復師的身分。她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開始於海外寫作發表。著有長篇小說《溫州女人》、《交錯的彼岸》、《望月》、《金山》……等多部長篇小說，受到各界熱烈的好評。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敬澤更是力讚道：

1 陳賢茂主編（1999）。《海外華文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頁 637。

2 陳賢茂主編（1999）。《海外華文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頁 432。

3 王小妹（2012）。《論張翎的文化身分觀——從小說《金山》談起》。安徽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

4 新銳移民作家包括張翎、虹影、嚴歌苓、陳瑞琳、宋曉亮....等，人數達上百位之多。

5 根據筆者統計，嚴歌苓及其作品研究在碩博士論文研究現況有 15 篇碩士論文；單篇期刊研究則有 29 篇。虹影及其作品在碩博士論文研究現況有 6 篇碩士論文；單篇研究則有 20 篇；而張翎及其作品的相關研究則未見。

《金山》是傳奇，是一部用堅實磚石構造起的傳奇；《金山》是一部浩大的作品，它關乎中國經驗中深沉無聲的層面——中國的普通民眾如何在近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中用血淚體認世界，由此孕育出對一個現代中國的堅定認同。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從這部小說中、從幾代中國人在故鄉和異域之間的顛沛奮鬥中感到共同的悲愴、共同的血氣和情懷。

6

她以自身成長的背景和經歷為主要的取材對象，在小說的場景中常見中國、加拿大兩地的交錯書寫，小說的主人公也大多具有新移民的身分。在這些移民書寫中，《金山》這部史詩性的長篇巨著無疑是張翎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此書榮獲《中華讀書報》2009 年十大好書唯一中文小說、《南方週末》年度長篇小說決選、《當代》年度長篇小說決選...等多項殊榮。張翎的書寫，「通過幾代海外中國勞工的生活秘史、悲苦悽愴的命運，把中國人民在全球化進程中艱難前行的身影刻畫得飽滿、深刻，由此解開了華僑移民史和中國移民史中被輕忽的重要一頁。」<sup>7</sup>此書對於新移民文學的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貢獻。

本文將針對張翎《金山》中的移民書寫進行論述，主要探討新移民在接收異域文化之初，面臨了外在環境、當地社會的氛圍，以及現實生存的壓力和個人心理調適產生衝突時，都將造成自身身分的焦慮和不安之感；其次，分析新移民在面對異域文化的刺激和考驗的同時，接收了來自當地友人的關懷和異國戀曲的滋潤，撫慰了他們徬徨的心靈；以及透過方氏家族後代的尋根之旅，也使得中、西文化直接、間接達到了交融、共存的境界，這都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 貳、何處是吾鄉——論新移民內外的身分焦慮

作者張翎在《金山》的序言中說：

我不再打算敘述一段宏大的歷史，而把關注點轉入一個人和他的家族命運上。在這個枝節龐大的家族故事裡，淘金和太平洋鐵路只是背景，種族衝突也是背景，人頭稅和排華法也是背景，二戰和土改當然更是背景，真正的前景只是一個在貧窮和無奈的堅硬生存狀態中抵力鑽出一條活路的方姓家族。<sup>8</sup>

在複雜的歷史背景和艱困的時代環境之下，張翎以她細膩而深情的筆觸刻畫出空間上從中國橫跨太平洋至加拿大、時間上則拉長至百餘年，透視方氏家族五代移

6 轉引自蒲若茜、宋陽（2012）。《金山》中時空與文化建構——兼論張翎的小說創作策略，暨南學報，3，47。

7 吳萌（2010）。張翎寫《金山》如魔鬼附身——一輩子攢的力氣爆發。北京日報。2014 年 8 月 31 日，取自 <http://www.huaxia.com/zhwh/yd/2010/11/2162298.Html>

8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8。

民的故事和心路歷程。當他們踏上太平洋彼岸陌生的土地時，除了迫切地追求生理上的飽足，也必須覓得心靈上的安適；他們試圖融入，但是受制於內外在重重的限制而不得已與現實妥協。當這群新移民開始接觸全新的異國文化的同時，他們對於自身浸染的中國文化和國族意識仍然具有強烈的認同感，當兩者全然不同的文化加諸在他們身上時，勢必產生不同程度的激盪和衝擊；其中，絕大多數的新移民首要面臨的課題就是「身分焦慮」；所謂身分焦慮乃指：「身分的矛盾和不確定，即主體與他所屬的社會文化傳統失去了連繫，失去了社會文化的方向定位，從而產生觀念、心理和行為衝突及焦慮體驗。」<sup>9</sup>《金山》一書中的主人公們，即是在面臨異域文化的同時，內心產生不同程度的身分焦慮，而新移民的身分焦慮則因外在環境的影響和個人內在心理因素而有所差異。以下試就「異鄉生存的艱難與掙扎」、「種族歧視與排華法案」、「過客心理」三方面進行論述，分析《金山》人物在內外在環境中所展現的身分焦慮。

### 一、異鄉生存的艱難與掙扎

位於廣東開平和安鄉境內有個村莊名為「自勉村」。據說，早在清乾隆年間就有兩兄弟帶著一家老小從安南逃荒至此，到了同治年間已發展成百十來戶的大村落。方家是自勉村的大姓，小說男主人公——方得法的父親及其祖上三代皆是以屠宰豬隻為業。方得法的祖父輩時還有幾畝薄田，但是到了方得法的父親一方元昌的手裡卻只能依賴租幾畝小地種植，和屠宰豬隻的收入勉強養家活口。然而，同治十年起連續兩年大旱，造成田裡收成不佳，屠宰豬隻的人減少，使得方家的日子越發拮据。雖然，方父曾因一筆意外之財而致富，卻因個人需索無度和吸食鴉片而在短短六年間揮霍殆盡。當方父死在鴉片菸榻上後，身為長子的方得法也不得不輟學在家務農，一肩扛起家中的經濟重擔。在貧窮破敗的村落中，方得法渴望一種新生，聽取從前師塾先生的一句話更堅定了他的想法：「這邊的日子是黑到底了，那邊的日子你至少還可以拼它個魚死網破。」<sup>10</sup>於是，他便隨著同鄉的金山伯——紅毛——一同踏上淘金之路。

然而，淘金並非如方得法所想像中的那樣順利美好；方得法等一群「豬仔」<sup>11</sup>華工在被稱為「海上浮動地獄」的船上漂泊數月之久，必須忍受汙濁的空氣、

9 呂紅（2009）。追索與建構——海外華人文學的身分認同。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6。

10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44。

11 陳里特在《中國海外移民史》指出：「豬仔制度，正式誕生於十九世紀中葉，係在南洋各屬強制華工移植之後。……以外表言之，與契約勞工性質相似；若以其內幕言之，則連黑奴都不如，直等於人間最慘酷最黑暗之地獄。」豬仔勞工契約上雖載明工作地點、工作性質、工作期限、工資等，然而，自招募之日起至契約期滿以後，招雇者從未履行，視豬仔勞工為商品，每名價格僅約四十元，扣除販運期間的各項支出，僅剩十元的安家費。如此不人道的待遇，實與奴隸販賣相同，故歐洲人稱豬仔勞工為「苦力貿易」(Coolie Trade)。見陳里特（1946）。《中國海外移民史》。臺北：中華書局。頁 73-75。

低劣的食物，以及擁擠骯髒的空間，能活著抵達金山者已屬幸運。<sup>12</sup>小說中引用了當時的報紙——《維多利亞殖民報》對於這批中國勞工的描寫：

這批被稱為「豬仔」的苦力，在被形容為「浮動地獄」的底艙裡經歷了數月的漫長旅途，忍受了汙濁的空氣、惡劣的食品，和風浪的多重折磨，看上去普遍貧血、骯髒、衣裳襤褸。他們的隊伍裡看不到一個女人和孩子。雖然是清一色的男人，卻都留有長長的辮子，有的直直地掛在身後，有的繞成幾圈纏在頭上。每個人的肩上都有一根根在他們的語言裡叫作「扁擔」的扁平狀竹竿，竿子兩頭掛著竹筐，裡邊裝的是他們的全部行囊。他們神情麻木，步履踉蹌，毫無「天朝子民」的風采，怪異的衣著和周圍的環境形成十分強烈的對比。看熱鬧的人群中有小孩朝他們扔石頭，但很快被維持秩序的警察所制止。<sup>13</sup>

歷經一番波折抵達金山後，方得法與一群「豬仔」華工修築太平洋鐵路，冒著生命危險參與炸山的工程。黃昆章、吳金平在《加拿大華僑華人史》中記載了華僑鐵路工人處在極其惡劣的工作環境的史實：

1880年8月，在耶魯下游發生的一次爆炸事故，致使9名華工被拋入空中，落地後立即身死。有許多華工純粹由於工作艱苦、操勞過度或在營地與工地的長途跋涉中疲於奔命而累死。另一些人則在爆破山崖時被炸死，或在隧道坍塌時被活埋。1882年，在弗雷塞河谷有一條隧道坍塌，一下子就活埋了12個工人。<sup>14</sup>

好不容易鐵路修建完成，方得法等一群華工又慘遭英國政府拋棄在荒野，挨餓受凍，飽嘗被加拿大白人剪辮子的屈辱。當他費盡千辛萬苦脫離險境，卻被同族華人拒絕收留，內心感到相當孤寂無助；最後，以紅毛留下的一塊金子展開他的創業之路。

擺脫豬仔華工身分的方得法，在自行創業之後並未從此一路發達順遂。他陸續經營洗衣館和蔬果農場，但不是被排華的暴民打劫、招惹官司，就是收成成果不佳而面臨倒閉賠錢的命運。異鄉生存的艱難與困頓，使得方得法並未認同、也不被認同金山這塊土地。他回鄉娶親，在廣東開平的家鄉建立中西合璧的碉樓，雖然小說的最終，方得法老死在金山，但是，金山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掙錢的地方，是短暫停留的居所，而非安身立命的家園。

12 朱國宏在《中國的海外移民——一項國際遷移的歷史研究》指出：「在『苦力貿易』猖獗的時候，運載『豬仔』的『苦力船』為了賺取更多利潤，常常不顧航運規定，大量超載的情形相當普遍。如規定載300人的船載了600人。……在惡劣的環境下，病死、餓死、渴死、打死、拋下海死、拋棄在荒島上以至不堪折磨自盡而死的，不計其數。如：19世紀50年代初期運往古巴的『苦力船』死亡率高達45%。」這些豬仔華工的辛酸血淚可見一斑。見朱國宏（1994）。  
中國的海外移民——一項國際遷移的歷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158-159。

13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49。

14 黃昆章、吳金平（2001）。加拿大華僑華人史。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頁40。

## 二、種族歧視與排華法案

《金山》中深刻表現方家幾代人一百多年來在金山艱辛奮鬥的歷程，除了當地具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色彩，同時政府官方制定不平等的排華法案政策<sup>15</sup>，當地民間排華的情緒也相當強烈<sup>16</sup>，使得方家人在內的華裔族群，無論在物質的生存上還是心靈的安適上，都較其他族群更為艱難。

作者張翎對於種族歧視的情節描寫，並非是強烈的控訴和灑狗血式的悲情，而是以一種含蓄委婉的筆調進行刻劃。例如，當太平洋鐵路修築完工後，多少賣力工作的中國勞工在這次巨大的工程中不但沒有獲得應有的待遇，有的甚至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小說即有一段意味深長的描寫：

當阿法背著一長一短兩個布袋，穿越幾乎沒有人煙的荒林朝都市走來的時候，他並不知道，在一個叫克拉克列奇的小鎮上，最後一顆道釘剛剛被砸進枕木。太平洋鐵路終於和中部東部的鐵路合軌，形成一條橫竄過加拿大胸脯的大動脈。盛大的慶功宴席正在香檳酒的開瓶聲中展開序幕，穿著黑色燕尾服的人們在酒杯撞擊聲的間歇裡高聲談笑，照片和新聞正化為鉛印字畫，飛快地爬上各式報刊的頭條欄目。阿法也不知道，在所有的照片和新聞中，沒有人提起修鐵路的唐人，一個也沒有。<sup>17</sup>

作者張翎並未在小說中強力控訴這段華工的辛酸血淚史，而是單純地描繪鐵路完工後，政府高層及權貴人士大肆慶祝的情形。如此歡樂、聚國同慶的熱鬧場面，不但完全忽視了華工的貢獻和辛勞，同時也與小說前面描寫方得法、紅毛等一群勞工冒著生命危險進行炸山工程，兩者形成強力的對比，諷刺的意味也頗為濃厚。

種族歧視不僅體現在方得法這一代人身上，他的兒子方錦山、方錦河也不同程度的在異鄉的土地上遭受到種族歧視的命運。年僅十七歲的方錦河，初到金山為亨德森一家幫傭，在路上遭受到一群孩童欺負：

中國佬坐牆頭，  
一毫看成兩毫九。

這時，他聽見身後響起了一個尖細的聲音——有人在捏著鼻子學女人說話。笑聲如一只炮

15 自 1885 年起，由於種族歧視，華人到加拿大須課稅，不再允許自由入境，但人數仍然有增無減。自 1885 年至 1923 年的 8 年間，華人入境加拿大者約 83000 餘人。1923 年 7 月 1 日起，加拿大政府宣布「四三苛例」，除官員、商人（經營飯館、洗衣館者不作商人論）、留學生（限大學修業者）外，任何華人不得入境。自「四三苛例」公布後，華人社會 20 餘年間各方面毫無發展，成為旅加華人史上最慘淡的一頁。見陳賢茂主編（1999）。《海外華文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頁 438。

16 黃昆章、吳金平在《加拿大華僑華人史》記載了加拿大白人對華人動粗的史實：「1886 年 2 月 24 日，約 400 名暴徒粗野地把華僑趕到外面，拆毀帳篷和棚屋，放火把華僑的東西燒掉。一些暴徒還對華僑拳打腳踢，有些華僑被迫跳進冰冷刺骨的水裡以免受到傷害」這類例子屢見不鮮，從中可知華僑在當時生存環境之艱難。見黃昆章、吳金平：《加拿大華僑華人史》，頁 109。

17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80。

竹在他身後轟的爆開，他知道他們跟上他了。

中國佬鑽籬笆，

一塊錢辦成兩塊花。<sup>18</sup>

不僅大人在工作上飽受歧視和不平等的待遇，就連本應是天真無邪的孩子也遭到無情的嘲弄和欺辱。又如，方錦山好不容易存了錢看一場電影，卻被門口的警衛告誡：「中國人，只能坐在邊上的位置。」<sup>19</sup>這類的例子，在小說中屢見不鮮，在如此不友善、不對等的環境中成長，使得華人移民第二代對於自己的身分感到困惑。王小妹在碩士論文中指出：「在方得法身上更多地體現出了早期海外華人在異域他鄉的漂泊狀態。而許多像方錦山、方錦河一樣的第二代移民華工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金山身分的認同以及人格尊嚴的認同。」<sup>20</sup>然而，當地種族歧視的氛圍使得他們在生存處境上備感艱辛，甚至對於自身具有中國血統的事實感到自卑的扭曲現象。這種情形，在方家第三代一方延齡的身上尤為明顯。方延齡從小感受到家境的困頓和父母的不睦，在學校又因自身的華人血統而飽受同學的嘲弄，在得不到的關愛的情況下，她很早就選擇離家出走，一生沒有結婚，不斷從另一個男人流落到下一個男人身邊。在與第一任男友一莊尼同居時，莊尼向房東太太隱瞞方延齡中國人的身分，聲稱她的爸爸是法國人，媽媽是越南人。不久，方延齡的身分被房東識破，憤怒地直指方延齡是「中國垃圾」，並將他們趕走。後來有了女兒一艾米，「她的生命就是在這樣無數個流星一樣閃爍而過的暗夜裡毫無準備地孕育下來的，艾米不知道生父是誰，只能從自己眼睛頭髮的顏色來推測，那個再也沒有在母親生活中出現過的男人，是一個白種人。延齡不想讓女兒襲用一個中國性，所以延齡用一個最普通的洋人姓氏史密斯。」<sup>21</sup>

從方延齡一生的故事情節可知，這一代的新移民與前兩代所面臨的課題和阻礙又有所差異；前兩代的新移民，飽受中、西兩方文化的洗禮，具有實際生活在兩地的經驗，接收西方文化刺激的同時，對於祖國文化仍無法忘情，是故，在身分認同方面，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金山不過是暫時停留和謀求生計的地方，終有一天仍要落葉歸根，返回中國。相較之下，土生土長在金山的方延齡這一代，除了膚色與同儕有所不同，和在家與家人接觸淺顯的中國文化，從小就全盤接收西方文化的洗禮，是故，他們這一代的華人就會將自我定位為加拿大的國民，對於中國文化則顯得遙遠而陌生。但是，當他們對於自我有這樣的定位和認識時，卻又飽受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之苦；面對這種無端的災難，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原罪」，憤而將自身所遭受的苦難「遷怒」於身為「中國人」的這項事實。因而，

18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350。

19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527。

20 王小妹（2012）。《論張翎的文化身分觀——從小說《金山》談起》。安徽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3。

21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448。

方延齡曾忿忿地說道：「我的祖宗哪天也沒保佑過我。我做中國人，吃了一輩子虧。總不能讓艾米，還接著吃虧。」<sup>22</sup>

### 三、過客心理

小說中雖然書寫方氏家族五代的移民故事，但是主軸仍圍繞在男主人公方得法一人身上。方得法生長在清末同治年間的一個封閉貧窮的小鄉村內，身為大清帝國的子民，封建王朝思想仍是他主要的精神支柱，而在異域生活的經驗更強化了他對這一「根」文化的秉持與信仰。不但回鄉娶親，與妻子——六指訂立「金山之約」，即承諾妻子終有一日接她來金山團圓，新婚不久就獨自一人回到金山打拼，在與妻子近四十年的婚姻中，兩人只相聚過三次，小說中深刻地流露出方得法細膩複雜的心思：

一頭是媽，一頭是媳婦。他哪一頭也捨不得。他知道他的唯一指望，是等阿媽百年以後。可是他不知道百年有多長。也許是一載，也許是五載，也許是十載、二十載。也許他的百年會趕在阿媽的百年之前。也許他和六指的好時光，注定了只能見縫插針地放置在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百年之間那個狹窄的空間裡。<sup>23</sup>

背負著中國傳統留根的概念和「百善孝為先」的教訓，方得法不得不將心愛的妻子留在中國侍奉年邁的母親，替他行孝，他則獨自一人在金山打拼，賺取足夠的金錢還清興建家鄉碉樓的欠債，同時也得積攢一定額度的人頭稅，好讓妻子能早日來金山團圓。一家人分隔兩地忍受長年來的寂寞，晚年的方得法窮困潦倒，廣東的方家卻是富庶一方的大戶，他完全可以告老還鄉安度晚年，但是他不想空手而歸，希冀有朝一日在金山有翻身的機會再「衣錦還鄉」；然而，固守傳統觀念的方得法最終還沒東山再起就客死他鄉，使妻子空等一生，徒留無限的遺憾。方得法終其一生只與妻子見面三次，看似相當不可思議，然而，在當時有不少金山客的家庭皆是如此，受到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束縛和人頭稅的限制，他們只好單打獨鬥的在異鄉過著孤單的生活。這種「家」的分離使他們的人生充滿了悽苦與孤寂的色彩。<sup>24</sup>

此外，對於物質的追求和對金錢的執著也強化了他們的過客心理，這些金山客到達金山的初衷就是在原鄉生存不易，才千里迢迢來到金山掙錢。如同書的扉頁所收錄的廣東童謠：「喜鵲喜，賀新年，阿爸金山去賺錢；賺得金銀千萬兩，返來買房又買田。」<sup>25</sup>無論是方得法、紅毛、阿林、方錦山、方錦河，他們到金山就是為了將掙來的錢換成銀票，源源不絕地寄回家鄉。所以，金山對他們來說

22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554。

23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241。

24 石金煥（2010）。文化突圍與身分認同的雙重危機——淺析《金山》中方得法命運的悲劇性。《黑河學刊》，12，46。

25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封面。



就是實現掙錢的地方、完成夢想的所在，而這種心境也將造成華人移民的邊緣處境。就如同美國華人女作家木令耆所說：

對海外華人而言，無論是在「邊緣」持守華族傳統，還是調適自身，認同主流文化（難免遭受到主流社會世俗的排斥），或是自信於不同文化的兼容互補，都會變「邊緣」為中心，可怕的是渾渾噩噩世俗物質層面而不自省。<sup>26</sup>

這種邊緣處境，使華人無法在金山獲得最基本的人權和保障，他們永遠被主流社會排拒在外，如果他們不積極融入「中心」，那麼自身的悲劇命運將難以改變，永遠在追求物質欲望的世界中載浮載沉。

經由以上論述可知，新移民在面臨完全陌生的異域文化時，生存的艱難和當地種族歧視的氛圍，以及個人的「過客心理」，無法對於金山產生真正的認同感，是故，使得他們對於自我身分感到焦慮和不安。而自身的焦慮感和適應程度則隨著居住時間的長短和個人心態的調適具有很大的關係；正如同尚薇在《異質文化語境下的女性書寫——海外華人女性寫作比較研究》一書中指出：

在這種持續的流動中，生活的方向似乎很難確定，因為在每一處自己都如同是一個匆匆的過客，分離感、身分意識也由此不斷地產生。尋求一種相對穩定的自我感和身分，似乎成為生命中的精神支柱。<sup>27</sup>

只要是人都渴望一種生活上的歸屬感、安定感，當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時，難免感到焦慮和不安，如何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和心靈安適之道，才是新移民所要面臨的主要課題。

## 參、中、西文化的交融

張翎接受訪問時談到：

我和他們的接觸使我了解到人類的所謂差異和衝突其實是很皮毛的，更深層一些的東西裡卻蘊藏著無限的共通性……在地面上的生活裡我們也許有很多不同，一旦精神飛翔起來的時候，那些不同就變得渺小而無關緊要。

其實我認為人類的許多精神特質是共同的，所以我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去關注超越種族文化膚色地域等概念的人類共性。我的故事是純粹的人和人之間的故事，而不是所謂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故事。我筆下的老外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洋人。一切人類共通的真實精神特質，也同樣在他們身上顯現。<sup>28</sup>

26 黃萬華（2006）。《中國和海外 20 世紀漢語文學史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頁 462。

27 尚薇（2005）。《異質文化語境下的女性書寫——海外華人女性寫作比較研究》。四川：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頁 95。

28 萬沐（2005）。《開花結果在彼岸——〈北美時報〉記者對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的採訪》。《世界

小說中有不少情節描寫方氏家族與各種族群交流的情形，在與國外友人相處的過程中，因著彼此文化的差異而產生了不少意外的火花；方氏家族成員在面對異域環境造成的衝擊而對自我認同感到疑惑、徬徨的同時，接觸到了這群人的溫暖與愛，進而對自我生命有了新的體認和思考。以下將以跨越國家疆界的友情、打破族群藩籬的愛情、真正的扎根——對金山土地和自我身分的認同三部分進行論述，從而釐清方氏家族長期接收異國文化的碰撞與刺激後，達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境界。

### 一、跨越國家疆界的友情

在修築太平洋鐵路的時候，方得法運用個人的智慧保住了自己和所有勞工的生命，也為勞工爭取應有的供給，同時也拯救了白人工頭——瑞克·亨德森一命。在當時最險惡的艱難時刻，瑞克屬於「施難者」的一員，然而，作者沒有簡單運用「二元」敵我對立模式設計人物關係。<sup>29</sup>多年後，方得法開一家小型的洗衣館，瑞克則成了事業有成的酒店經理，兩人再度相遇，瑞克為了感激方得法當年的救命之恩，照顧他的洗衣館生意，兩人因此結為終生的摯友，彼此互動熱絡。有一次，方得法洗衣店內的伙計兼好友——阿林被誣陷偷竊客人的衣物，在法庭與被告語言不通，又有文化差異的情況下，形同雞同鴨講，阿林居於劣勢，後來還是瑞克為他出庭作證，讓他免於這場無妄之災。後來，在金山一片排華浪潮中，瑞克以他白人的身分和財力，全力幫助方得法免受更大的損失與災害，使得方得法的內心感激不已，遂將年僅十七歲的小兒子——方錦河送到亨德森家從事幫傭，一做就是二十五年，兩家的友誼也延續到下一代。小說中時而穿插兩家人互動的情形，而亨德森一家在方氏家族異域生活當中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腳色。

作者並不刻意突顯彼此膚色、種族的差異，而是著重在雙方友好的互動和幫助。在排華聲浪席捲整個金山社會的時代背景下，彼此濃厚真摯的友情也絲毫不受影響，反而由此建立患難與共的情誼而更顯得彌足珍貴。正如同作者張翎在前文所說，她不強調文化、膚色、種族等人類表面的差異，而是追求一種超越性的人類精神特質，這種精神特質是共同的，是一種出於人類互助、互愛的良善本能；儘管殘酷的排華法案是旅加華人史上最沉重的歷史事實，但是身為加拿大移民的張翎，並非以控訴的口吻描述這項歷史事件，反而以溫柔的筆觸描寫底層移民在異國文化的生活中與當地人民擁有良好的情誼，這也使得新移民在去國懷鄉和自我身分認同感到焦慮不安的同時，透過友情的溫暖和滋潤，因而得到撫慰、紓解的力量。

### 二、打破種族藩籬的愛情

印第安姑娘——桑丹絲的出現是小說中的一大亮點，也是方錦山一生中難以抹

---

華文文學論壇，2，70-73。

29 江少川（2010）。底層移民家族小說的跨域書寫——論張翎的長篇新作《金山》。世界華文文學論壇，4，26。

滅的記憶。方錦山在一場意外中被桑丹斯的父親救回來以後，桑丹斯對於這個中國小伙子充滿好奇，錦山也被這個活潑開朗的青春生命給吸引。多年後的錦山回憶桑丹絲，覺得她美得有如一幅畫，「一個少女在蘆葦草叢中飛跑著追蝴蝶，她的頭髮和她的臉上塗滿了蜂蜜一樣的陽光。」<sup>30</sup>就這樣，兩情相悅的雙方決定共結連理；然而，就在桑丹絲的家族要為他們舉辦婚禮時，方錦山卻選擇了逃避，他怯懦地對桑丹絲說他的祖宗不會承認她的。由於在清代，無論是實際生活還是法律上，家長對子女的婚姻擁有絕對的管理權。《大清律例·戶律·婚姻·男女婚姻》即記載：

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無者，從餘親主婚。其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婚。<sup>31</sup>

青年男女私訂終身不僅會遭到強大的輿論指責壓力，同時也會受到法律的制裁。<sup>32</sup>方錦山個人縱使不在乎種族隔閡和文化差異而與桑丹絲相知相愛，但是仍然不得不顧慮中國傳統倫常，以及當時清代的法律限制。了解當時社會背景和法律規範後，其兩難的處境也就不難理解了。桑丹絲默然接受了這一切，因為當年她中國籍的外公也是這樣對她外婆說的<sup>33</sup>，就這樣瀟灑地讓方錦山回到自己的家園。多年以後，兩人再度相遇，桑丹絲依然熱情開朗，方錦山也從她口中得知他與桑丹絲有個孩子，也在同一天方錦山因為心力交瘁而撒手人寰。

作者張翎描寫這段短暫的異國戀曲頗為平淡樸實，沒有強烈的愛恨和激情，因為愛情並非人生的全部，現實中仍有許多難以放下的包袱，他們的苦痛也不是來自種族、文化的差異，而是生存所面臨的各種壓力與掙扎。多年後，桑丹絲成了能夠承擔一切的女強人，她驕傲地向方錦山介紹她的家庭，並透露她擁有中國血統的孫子。時間抹去了所有的傷痕，桑丹絲沒有任何怨言和咒罵，見到方錦山如同見到多年的老友般那樣自然真切。張翎描寫方錦山與桑丹絲這段浪漫愛情故事頗為用心良苦。他們的愛情故事與桑丹絲的外婆和中國外公的浪漫故事相呼應，也與桑丹絲的祖母和英國祖父的婚姻相呼應<sup>34</sup>，這當中涵蓋了對印第安、中國、英國的文化認同以及彼此之間的分離、交匯與融合的過程，涵義十分豐富，同時也體現了作者對於消解多國文化差異的思考，以及謀求異中求同、共生共榮的企圖心。

30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556。

31 清·劉統勳等纂：《大清律例》，海口市：海口出版社，2000 年。卷 3 頁 236。

32 有關清代婚俗制度，可參閱汪玢玲（2001）。**中國婚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56-400。

33 桑丹絲的外婆在小鎮上經營糕餅鋪，與在山裡淘金的中國外公相識，淘了四、五年的砂終於淘到一塊金子，卻在桑丹絲的外婆生下桑丹絲的母親之後坐船離開，回到中國。見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294。

34 桑丹絲的爺爺是已有家室的英國商人，來到加拿大與印第安酋長的女兒生下了七個子女，一同生活了十五年之後，留給印第安妻子（即桑丹絲的祖母）一筆財產便回到英國的老家。見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278-279。

### 三、真正的紮根—對金山土地和自我身分的認同

方氏家族第五代—艾米·史密斯是社會學教授，卻對自己的家族史一無所知。她在極度不情願的情況下以方家後代的身分，千里迢迢回到廣東開平自勉村的老宅，簽署方家碣樓—得賢居回歸政府託管的同意書。身上具有一半中國血統的艾米，在母親方延齡刻意的引導之下，從小飽受西方文化的洗禮，對於中國文化可說是完全陌生；然而，她仍然與中國文化產生微妙的因緣：

她母親期待她永遠離開中國人的圈子，可是她卻在大學裡陰錯陽差地選修了中文。現在，她又被一個中國人誘惑得幾乎要對全世界承認，她身上具有一半的中國血統。<sup>35</sup>

在男友—馬克和當地官員—歐陽雲安有意無意的引導之下，艾米漸漸地對方家的家族史產生了興趣，因而展開了一場深度的尋根之旅。後來她以方家後人的身分為方氏家族的祖先立了石碑，並在墳前淚流滿面地說：「太外婆妳終於可以，坐船去金山，見太外公了。」<sup>36</sup>小說的結尾寫到艾米選擇在方家的碣樓裡舉辦婚禮，原本崇尚不婚主義的她，透過一場尋根之旅改變自己的人生觀念，同時也藉由了解家族的歷史建構起精神的家園。

方氏家族到了艾米這一代，經過了長期異國文化的洗禮和血統的融合，已不若新移民第一、二代對於自我身分感到焦慮和徬徨，也不若其父母那一代對中國文化的排斥；而是受到父母那一輩和周遭親友的影響全盤接收西方文化，並且對於個人所生長的國家發自內心的產生認同感，對於中國文化則呈現出一種完全陌生的狀態，卻也不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小說的敘事一方面透過方氏後人—艾米尋根的探索之旅，導引出龐雜交錯的方氏家族史；另一方面將時空倒轉至百年前，娓娓道出方氏先人從廣東遷移至金山的心路歷程，兩條敘述的線看似平行沒有交集，但是卻逐步地交融在一起，穿越了時空展開對話，因而使得整個故事相互呼應、首尾完整，張翎這樣的敘述手法可謂十分高明。

總體而言，新移民在對自我身分感到焦慮和不安的同時，若有當地友人予以支助、關懷，則有助於其心靈的調適，而能夠更有力量繼續在異域中奮鬥、打拼。其次，像方錦山和桑丹絲的異國戀曲無法修成正果的原因，不在於雙方種族、文化的差異，而是個人生活中面臨了各種現實生存的壓力與掙扎，構成了苦痛的主要來源。再者，方氏家族第五代—艾米的角色設計，象徵著中、西文化在經過長期以來衝擊、刺激，逐漸磨合，達到真正交融並存的境界，由此可見作者在構思小說架構上的用心良苦。

35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450。

36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頁 566。

## 肆、結論

加拿大知名華人女作家張翎憑藉著個人移民的經驗和身分，建構了一部以種族歧視、排華法案、修建太平洋鐵路、土地改革等歷史事件為背景，空間上從中國橫跨太平洋至加拿大，時間上則長達百餘年的家族史小說——《金山》，無論在書寫的寬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移民書寫，從而奠定了她在新移民文學的地位。這部以方氏家族五代人物故事為主要架構的小說，以細膩深刻的筆觸呈現了新移民在面對陌生的異域文化時，對於自我身分感到焦慮，對於周遭環境感到不安的心理。經由本文論述可知，現實生存的困頓與艱難、當地種族歧視的氛圍，以及新移民個人將金山視為掙錢的所在，而不予以認同的過客心理，都是造成他們身分焦慮的主要因素。

此外，作者張翎的寫作重心，則有別於過去 70、80 年代的移民書寫著重在新移民刻苦艱困的奮鬥經歷，和去國離鄉的感傷情懷，張翎透過描寫方氏家族得到異國友人的幫助，和小說主人公異國戀曲的經驗，以及方家後人的尋根之旅，突顯新移民群體對於傳統母體文化和異質文化衝撞下的新思考，並反思了歷史和探索生命的本質，從而讓中、西文化得以交融、並存。

在全球化的今天，自身傳統母體文化不可能再封閉自守，各種文化相互激盪、交融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作家張翎能夠以自身的經歷為基礎，著重對於「人」本身的關懷，書寫他們在面對文化碰撞下的處境和思考，由此可見其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

清·劉統勳等纂：《大清律例》，海口市：海口出版社，2000年。

### 二、近人編輯、論著

王小妹（2012）。論張翎的文化身分觀—從小說《金山》談起。安徽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石金煥（2010）。文化突圍與身分認同的雙重危機—淺析《金山》中方得法命運的悲劇性。黑河學刊，12，45-49。

朱國宏（1994）。中國的海外移民——一項國際遷移的歷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江少川（2010）。底層移民家族小說的跨域書寫—論張翎的長篇新作《金山》。世界華文文學論壇，4，25-28。

呂紅（2009）。追索與建構—海外華人文學的身分認同。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汪玢玲（2001）。中國婚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肖薇（2005）。異質文化語境下的女性書寫—海外華人女性寫作比較研究。四川：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張翎（2010）。金山。台灣：時報出版社。

吳萌（2010）。張翎寫《金山》如魔鬼附身—輩子攢的力氣爆發。北京日報。2014年8月31日，取自 <http://www.huaxia.com/zhwh/ym/2010/11/2162298.Html>

陳里特（1946）。中國海外移民史。臺北：中華書局。

陳賢茂主編（1999）。海外華文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

黃昆章、吳金平（2001）。加拿大華僑華人史。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黃萬華（2006）。中國和海外 20 世紀漢語文學史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萬沐（2005）。開花結果在彼岸—《北美時報》記者對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的採訪。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70-73。

蒲若茜、宋陽（2012）。《金山》中時空與文化建構—兼論張翎的小說創作策略，暨南學報，3，47-53。

# **Looking Back Down the Long Road of the Gold Rush**

## **—On Ling Chang’s Immigrant Writing in “Gold Mountain Blues”**

Rong-Yan Liou<sup>1</sup>

### **Abstract**

New immigration literature of the 90s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Instead of describing the arduous struggle of immigrants and their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home, it focuses on how they think about history and humanity when new immigrants face culture shocks. It shows the cha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existing is positive. Ling Chang, a Chinese Canadian female writer who writes from her experience and background is a leader of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Most of her characters are new immigrants like her. With two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are trying to set up an image of the new immigrant as well as search for the truth of life and self-identity. In 2009, Ling Chang published her second novel - “Gold Mountain Blues” this long epic masterpiece is undoubtedly one of her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It talks about five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the Fang family who moved to Jinsha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eeling of identity anxiety and trepidation caused by a variety of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these new immigran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Gold Mountain Blues”. Also analyzed is the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experienced with friends and lovers in a foreign country and the searching for one’s roots. Not only has their anxiety been cured but it shows that two different cultures could coexist in a good way.

**Keywords: Gold Mountain Blues, immigration writing, new immigrant, Identity anxiety, Ling Chang**

---

<sup>1</sup> Third year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Rong-Yan Liou, Tel: 0988813092, Email: monmon79331@gmail.com